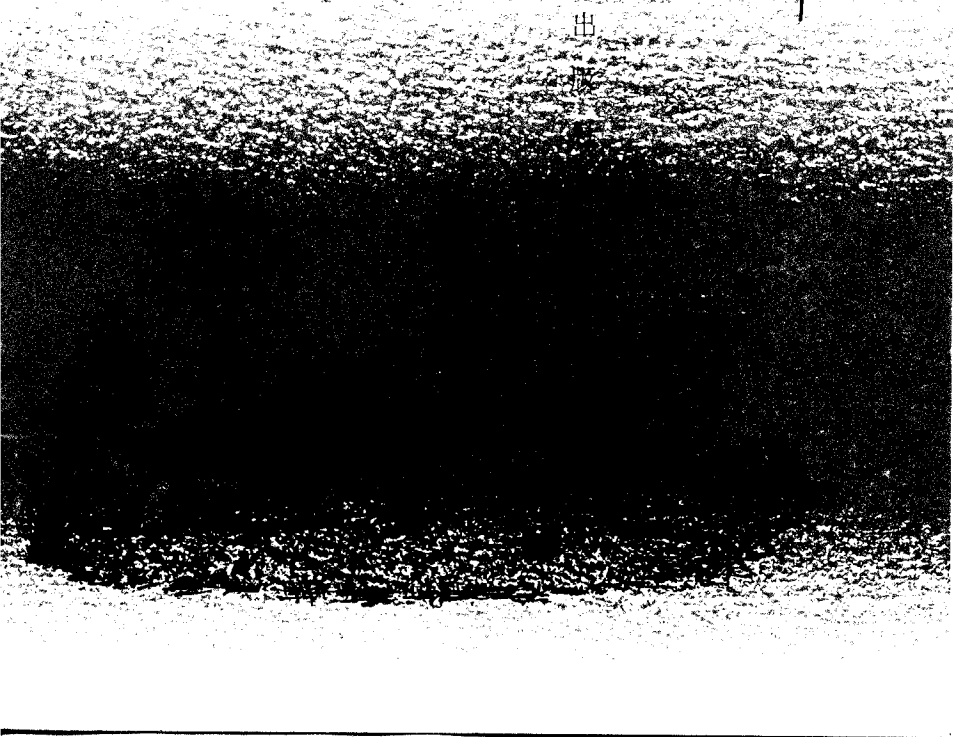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百团大战

袁旭 编写 新华出版

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百团大战

袁 旭 编写

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百团大战

袁 旭 编写

目 录

一、多事之秋.....	(1)
二、天时地利人和.....	(6)
三、运筹帷幄.....	(9)
四、太行霹雳.....	(12)
五、胜利之本.....	(21)
六、榆辽攻坚.....	(24)
七、涞灵灭寇.....	(30)
八、全线破击.....	(36)
九、反击“扫荡”.....	(41)
功昭日月.....	(46)

在抗日战争中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在广袤千里的华北敌后，进行了一次持续百余天的百团大战，歼灭日伪军约3万人。谱写了一曲大长民族志气，大灭敌寇威风的燕赵凯歌。毛泽东说：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”。蒋中正电称：八路军“断然出击，予敌甚大打击，特电嘉奖。”延安军民召开盛大的祝捷大会，欢庆胜利。饱受敌机轰炸之苦的“陪都”人民，更是为八路军给被难同胞雪恨而激动涕零。重庆《新蜀报》在评论中写道：“我们远处大后方，对此（百团大战）英勇伟大的攻击战斗，所得消息，不过事实之万一，我们可以不难想到，这次持续如斯之久，范围如斯广大的敌后战争，是怎样的雄伟，我们数十万将士驰骋北方原野，是如何自傲与艰辛，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，真是要兴奋感动得流泪！”

一、多事之秋

1940年，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，又是一个多事之秋。

当时的国际环境，正值法西斯得势之时。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，德国法西斯以强大攻势，横扫欧洲。希特勒先是

快刀斩乱麻，一举灭亡东欧诸国，尔后转兵西指，直逼西欧霸主英国和法国。英法不仅无还手之力，而且几乎失去招架之功。随后，意大利法西斯乘火打劫，力夺地中海霸权与苏伊士的战略要点。英法本土及其北非殖民地岌岌可危。到1940年6月，法国首都巴黎陷落，法政府向德军投降。剩下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，孤军撑持西欧战局，焦头烂额，更无力东顾。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，东方法西斯——日本军国主义兴奋不已，认为这是实现其“全球战略”的“天赐良机”。

日本军国主义的全球战略计划是“中间突破，后攻两头”。即先在中国打开突破口，然后以中国为基地并利用中国资源，左右开弓，北攻苏联，南霸太平洋，实现其称霸东方的帝国梦。日本这一战略计划，早已确定，只是苦于力量不足，迟迟未敢付诸实施。如今，其西方盟友德意法西斯在欧、非连连得手，英法败北，苏联也受到威胁。美国虽然力量雄厚，且视太平洋为其利益所在，但战备尚未就绪，未敢断然破裂美日关系。当时正在进行的美日谈判，各怀鬼胎。美国企图借谈判安抚日本，以争取战备时间；日本则借谈判麻痹美国，以掩护其“海洋政策”的实施。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，抓住这个时机经过反复酝酿后，于1940年7月，通过了《基本国策纲要》和《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纲要》，确定了日德意三国合作的方针，以及战略重心的转移，即由全力“解决中国事变到处理南方问题”。决定乘机向南方进军，以“解决南洋问题。”

然而，国际局势虽然有利日军“南进”，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与其力量终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。对付中国尚感兵力不敷，抽兵“南进”谈何容易？所以日军参谋本部认为“背着中国事变的包袱去武力解决南方问题是极其的冒险”。因此，为了实施南进方针，日本政府迫切要求迅速解决“中国事变”问题。这样一来，中日民族矛盾与斗争就显得更加尖锐复杂。

侵华日军经过几年苦战，开始认识到单凭武力，实难征服中国。当时日本派遣军认为迅速解决“中国事变”的关键一环是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，实行“蒋汪合作”。于是对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施加军事压力，一方面加紧政治诱降。

在政治诱降方面，日本的中国派遣军（以下简称“日派遣军”），从1939年冬起，开始策划“重庆和平路线”

（后来以“桐”为代号，把与重庆国民党方面的秘密谈判称为“桐工作”），先是派人到香港寻找蒋介石的内线。日军特务到香港后得悉蒋介石的内弟宋子良在港居留，于是设法同宋子良取得联系（“宋子良”是冒名顶替的，其真名叫曾广，系蒋介石、戴笠秘密指派的军统特务），通过宋交换日蒋双方意向。几经往返磋商后，日蒋于1940年3月间，正式派代表，于香港进行秘密谈判。蒋方的代表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中将、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和“宋子良”（宋美龄曾一度亲临香港作幕后指导）；日方代表为大本营参谋本部课长臼井茂大佐、日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大佐和铃木卓尔中佐。日方首先提出以中国承认

“满洲国”、日在华“防共”驻军以及蒋汪合作等条件为谈判基础。蒋方对这些屈辱条件，既不敢欣然接受，也不敢断然拒绝。于是双方反复进行讨价还价。在反共方面，双方意见一致，但在其他方面未能排除分歧，谈判未果。

日派遣军为迫蒋就范，于1940年五六月间，在华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——豫鄂战役（国民党方面称枣宜会战），集中6个师团连同其他部队共约20万兵力，于5月1日由河南信阳、湖北随县、钟祥三地出击，经枣阳、襄阳、襄河一线进逼四川。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，虽奋力迎击，但未能遏止日军攻势。6月12日，日军攻陷入川门户宜昌，随后又连续派出大批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，“陪都”有如兵临城下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。

蒋介石吃不住了，于6月间指使其代表与日军代表在澳门重开谈判。日蒋双方代表拟议由日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、汪精卫在长沙举行高级会谈。这样日军的“桐工作”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
日军这个“桐工作”阴谋，虽然严格保密，但总有端倪为人们所察。加之国际法西斯一时得势，英国屈从日本要求，在香港和缅甸同时对中国禁运，并宣布从7月起封锁滇缅路，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；日军又扬言向国民党战场发动新的战略进攻，散布南取昆明、中攻重庆、北夺西安的威慑空气。一时间，悲观绝望情绪和投降妥协空气弥漫国民党统治区。亲日派跃跃欲试，爱国军民忧心如焚，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投降妥协危险。

在这期间，敌后解放区也面临着空前的困难。自抗战转入敌我相持阶段后，日军将其战略重心逐渐由正面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，以巩固其占领区。早在1938年12月6日，日本陆军省在其《对华处理方针》的决定中，就提出了“以恢复并确定占领区治安为第一要义”。接着从1939年起，在华北接连不断地推行以摧毁八路军根据地，控制其占领区为目标的“治安肃正”。到1940年上半年加紧策划“南进”方针时，日军更加重视华北的战略地位，把华北作为其“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”，竭力加以控制。

日本侵略军在对华北解放区进行“治安肃正”中，实施“囚笼政策”，加速修筑铁路、公路和碉堡。兵力分散配制，遍设据点。构成所谓以“铁路为柱，公路为练，据点为锁”的一个个“囚笼”，将敌后解放区加以分割、包围、封锁。尔后利用其交通之便，对抗日军民进行“奇袭”、“扫荡”，企图对华北由“线”式占领达到面的控制。到1940年夏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大片变成敌我“拉锯”的游击区，城镇大都为日军所占，7月间，华北解放区只剩下太行区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座县城。原来的解放区变成游击区后，群众由一面负担变成两面负担。加之日伪军的烧杀虏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也受到严重的威胁。因此，敌后抗日军民，迫切要求给日寇以有力的反击。

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，在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，断然作出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》（即“七七”决定），同时发表了《对时局宣言》（即“七七”

宣言），旗帜鲜明地提出“抗战到底，团结到底”的基本方针。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《团结到底》的政论，精辟地阐明抗战与团结的辩证关系。他指出：“只有抗战到底，才能团结到底，也只有团结到底，才能抗战到底”。他还号召：“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，也要作团结的模范”。中共中央的宣言，毛泽东的号召，顺应历史潮流，合乎人民需要，使惊恐不安的黎民百姓从中看到了希望，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。

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八路军，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，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，以实际的抗战行动和显著的战绩，振奋民心，遏止投降妥协暗流，争取时局好转；同时也为了打破敌人的“囚笼政策”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，迫切需要发动一次成功的对敌反击战役。百团大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由此可见，百团大战，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指引下，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发动起来的。

二、天时地利人和

百团大战的发动，不仅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，而且具有许多有利条件。虽然在战略上尚未改变敌强我弱的现状，但我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，争取战役的胜利是有把握的。

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的主观条件：一是敌后抗日军民同

仇敌忾，与日寇不共戴天。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华北，一方面对沦陷区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，置炎黄子孙于水深火热之中；一方面对解放区实行频繁而残酷的“扫荡”。据统计，自1938年底至1940年，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“扫荡”达109次，铁蹄所至，烧杀虏掠，无恶不作。仅晋察冀边区的崞县一地，从1938年9月到1939年6月，就有4万群众惨遭日军杀害。备受外敌摧残、凌辱的人们，除了拚死抗争之外，别无生路。所以共产党振臂一呼，老百姓就群起响应。慷慨悲歌上战场，自古哀兵必胜。

二是华北敌后抗日力量空前壮大。华北我党我军遵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，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，壮大人民力量。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，不仅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，而且普遍地建立起各种群众抗日团体，将群众组织起来了。特别是在敌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，形成了晋察冀、晋冀豫、晋西北、山东和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作为抗日武装力量中坚的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，而且广大官兵在党教育下，激发了极大的抗日热忱。这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。

其次，让我们看看客观条件：第一，日军在华北腹地的兵力相对减弱了。1940年夏，日本华北方面军所辖9个师团，其中4个师团置于津浦路（北段）和陇海路开封以东的机动位置上，随时准备南进；3个师团集结于同浦路南北两端，摆出企图进取我大西北的架势。驻守晋冀内地的只有2个师团和9个独立混成旅团（有的旅团还被抽调了一部分兵力到华中参加枣宜战役），而且分散在几千里的防线上。

特别是联结晋冀两省的动脉正太路，日军大部调集晋南，遗防多由伪军接替，守备力量薄弱。这为八路军进行交通破袭战提供了良好时机。

第二，日军骄狂，疏于戒备。华北日军自1939年1月到1940年夏，连续进行了4期“治安肃正”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轮番“扫荡”。由于八路军坚持分散游击，日军在“扫荡”中，碰不到我军主力，以为把我军“镇住了”，更没料到共产党能集中和动员数十万军民破击其交通线。这就使我有隙可寻，“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”，打它个措手不及。

第三，自然条件有利于我军集结和接敌运动。八月的华北乡村，升起了青纱帐，这个天然屏障对我分散游击的主力部队秘密集中和接近敌人，极为有利。此外，华北夏秋间雨水较多，这虽然增加了我军行军作战的困难，但对日军更为不利。山野土路泥泞，机械化部队难于充分发挥作用。大雨和山洪又可以助我破路毁矿（利用洪水冲毁路基和淹没矿井）。

第四，在华北，国共两党紧张气氛有所缓和。1939年冬到1940年春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公然武装进攻人民抗日军队，杀害共产党干部。共产党、八路军，为团结抗战计退避三舍。但顽固派不顾民族利益，得寸进尺。八路军在忍无可忍，退无可退的情况下，被迫起而还击，给顽固派以应得的惩罚。顽军受到教训后，反共气焰有所收敛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特别是滞留华北敌后的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部，同八路军的关系比较融洽，这就使八路军解除了

后顾之忧，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。

在上述主客观条件下，八路军突然对敌发起进攻战役，可以说稳操胜券，至少可以说不是什么冒险举动。下面叙述的史实，将具体说明这个论断。

三、运筹帷幄

对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，虽然具有胜利把握，但决不能掉以轻心，更不能莽撞行事。八路军华北前线将领，深谙此理。他们遵循“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”的原则，对战役作了精心的筹划和周密的布置。

在战役发起前半年，即1940年春，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，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部分将领彭德怀、左权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聂荣臻等，就开始酝酿此役。只是时机尚未成熟，还未采取实际行动。到同年7月间，日军积极准备实施其“南进方针”，加之经过几期的“治安肃正”，认为华北沦陷区“治安”有了着落，于是对华北解放区的“扫荡”逐渐和缓下来。到7月上中旬，整个华北敌后战场，都比较沉寂。八路军（华北）前方总部（以下简称“前总”）审时度势，确认战机已经成熟，即加紧进行战役的筹划与准备。

7月22日，前总以总司令朱德、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的名义发布（正太）战役预备命令，下达华北各参战部队主官聂荣臻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）、贺龙（第

120师师长)、关向应(第120师政委)、刘伯承(第129师师长)、邓小平(第129师政委),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。此役初期主要任务是破击正太路,故暂名“正太战役”。

战役预备命令详细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华北敌后战局,阐明战役发动的必要性和有利时机。同时具体规定了此役的任务、目的:彻底破坏正太路(今石太路)的若干要隘,消灭部分敌人,收复若干名胜关隘据点,较长时期地截断该线交通,并乘胜扩大战果,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,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;基本破坏区为正太路并陞寿阳段,但对其他各铁道线,特别是平汉、同蒲(路)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,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。“命令”还具体规定了战役兵力的组成:直接参加正太路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23个团,计聂区(晋察冀军区,含冀中区)应派出10个团,129师派出8个团,120师派出4至6个团,总部炮兵团大部、工兵一部。对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之兵力,由各区自行规定。

战役预备命令要求各参战集团在8月10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,预定“八、一三”前夕发起战斗。8月8日,前总又发出了《战役行动命令》,同时下达《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》,明确指出,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,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程度为定,破坏(敌交通线)工作为这次战役中最中心之环节。由于战役规模较大,为了确保旗开得胜,前总决定延长准备时间,把序战开始时间改为8月20日22时。

八路军三大参战集团——晋察冀军区、120师、129师遵照前总命令,分别依据本作战地区的实际情况,拟订具体的

作战方案，组织部队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和临战演练。同时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和组织民众参战。党的宣传教育，激发了解放区军民极大的抗战热忱。当战役发起后，各地抗日军民纷纷主动攻击当面之敌，参战民众达数十万。参战部队也远远超出战役计划要求。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根据各地战报概略统计，实际参战部队约达百团之众，于是有“百团大战”之称。

8月22日，前总以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、彭德怀名义向国民党军事当局报告战役部署时，将战役正式定名为“百团大战”。报告称：“百团大战，除职部115师主力及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，120师，129师，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，简称决死队，亦称山西新军，是一支人民抗日武装）之请求参战部队，共计105个团。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动向敌进攻之大战”。战场的兵力部署：“（一）正太线30个团；（二）平汉线由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；（三）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；（四）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；（五）汾离军公路6个团；（六）白晋线6个团；（七）北宁线2个团；（八）平绥线2个团；（九）沧石线4个团；（十）德石线4个团；（十一）邯济线3个团；（十二）代县至蔚县线4个团；（十三）平大线（北平至大名）6个团；（十四）辽平线（辽县至平定）3个团；宁武、岢岚、静乐线4个团，共105个团，并区分为三个集团，分别由聂荣臻、贺龙、关向应、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之。”

百团大战从8月20日打响至12月5日基本结束，历时三个半月，整个战役过程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交通总破袭战，中心任务是彻底破坏正太铁路，同时破坏和截断华北其他铁路、公路交通线，以保证战役任务的完成。这阶段作战从8月20日起至9月10日止，历时20天。其中又有前期和后期之分，前期（8月20日至8月31日）主要任务是破击敌交通线；后期（9月1日至10日）乘胜扩展战果，袭击和铲除铁道沿线两侧的若干敌伪据点，以便开展敌占区工作。第二阶段是破袭与攻坚相结合，基本任务是扩展战果，继续破击敌人交通线，重点在于攻克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的某些敌据点，以巩固和扩展解放区。这个阶段的作战时间从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。第三阶段为反“扫荡”战，一般从10月上旬起至12月5日止，历时两个月，（晋察冀军区延至1941年1月4日始告结束）。

四、太行霹雳

1940年8月20日22时，经过充分准备的八路军各主攻部队，遵照前总下达的战役行动命令，同时出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正太路沿线之敌。与此同时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，积极配合主力行动，纷纷袭击当面敌伪据点，断敌交通。一时间，以太行山脉中段为主战场的华北五千里战线上，如晴天霹雳，震得日伪军手足无措。数以百计的敌伪据点，几乎同时向其上司发出求援电报或电话、信号，弄得日军司令部蒙头转向，不知向何处调兵，又向何处增

援。

地处太行山脉中段的正太路沿线之敌，更如热锅蚂蚁。正太路是华北日军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，又是隔断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豫解放区的屏障，所以日军一向以重兵守备。在249公里铁路线上，共配置3个独立混成旅团兵力。要隘娘子关以东路段，由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守备，旅团部驻石家庄；西段（榆次西北路段）由独立第九混成旅团守备，旅团部驻太原；中间路段（娘子关至榆次）约占全线里程70%，由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守备，旅团部驻阳泉。1940年夏，日军正太防线兵力有所减弱。其独立第四、第九混成旅团各派出一部分兵力到华中参战，尚未归建，独立第八混成旅团（配属第110师团）主力调往石家庄以东的冀中地区参加“扫荡”作战，还未回防。除石家庄、太原外，正太全线守敌约3,600余人，分布在约50个据点上，其中第四混成旅团司令部率千人左右驻扎在阳泉镇，其余各据点守敌，一般只有一二十人或数十人不等，形成点多线长兵少，首尾难于相顾的孤立守势。这对我军发动交通破击战，十分有利。但是，正太路既然是日军守备的重点区域，其防御工事也就特别完整。正太沿线的大小城镇、车站、桥梁、关隘、隧道、矿井等守备点，都构筑了坚固的堡垒群，堡垒之间有交通壕相连，周围还设有铁丝网、外壕等障碍物。所以，日军守备兵力虽然有所减弱，但要歼灭顽敌，还必须发扬我军无坚不摧的顽强战斗精神。

遭到突然袭击的日军，在惊恐之余，为武士道精神所驱

使，凭借既设工事负隅顽抗。于是八路军各主攻部队，同敌寇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血战。

根据前总部署，由晋察冀军区（以下简称聂集团）和第129师及所属军区部队（以下简称刘邓集团）担任正太线主攻任务；第120师（以下简称贺关集团）在同蒲路方面予以策应。

我军在正太路石家庄至榆次段，共投入20个团的兵力，以平定、阳泉为战斗分界线划分为东西两线。聂集团约9个团担任东线（平定至石家庄）的破击任务，重点破击娘子关和井陉煤矿；刘邓集团约11个团担任西线（阳泉至榆次）的破击任务。

东线奇袭 担任东线破击任务的聂集团集中9个团的兵力编成左中右3路主攻纵队和1支牵制部队（独立支队）、1个总预备队。右纵队以第5团、第19团、第二分区特务营、冀中军区炮兵连等部组成，由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明、四分区政治委员刘道生统一指挥。任务是破击乱柳至娘子关间的据点、铁路、桥梁，截断敌交通，重点在破袭娘子关。

右纵队以第5团突袭娘子关拉开战斗序幕。娘子关是河北、山西两省交界的要隘，敌工事坚固，易守难攻。关隘周围驻有日军150人，关隘内有日伪军数十人依据堡垒把守。我第5团冒雨奔袭，团突击分队以秘密神速动作，一举袭入关隘附近的娘子关村，随即依托村落，向敌堡垒展开猛烈攻击。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网，前仆后继，勇猛冲杀。为了避免过大伤亡，尖刀连避开敌人正面火力，沿陡峭的山岩